

登瀛文荟

生活随笔

动物的情感

□卜俊



动物一定是有情感的,大家的体验也许或多或少。

(1)

上小学前,我和爸爸在农场住过一段时间,那里有茂密的树林,有打野鸡的猎人,野鸡长长的闪亮的羽毛给我印象很深。有一天,一只小刺猬是迷路了,被爱逗玩小动物的老爸看见,于是,把它放在笼子里每天喂养。可是小刺猬失去自由,拒绝饮食,老爸心想饿它几天总该了吧,然而让老爸震惊的是,他发现小刺猬竟然在啃食自己的腿。它在表达自己的愤怒,它宁可饿死也决不吃馈赠的东西,它不愿被关在笼子里。爸爸最终当然是放了这只小刺猬。我亲眼看着这只有“气节”的小刺猬一瘸一拐地走入林子里,走入属于它的世界。

(2)

小时候住平房,家里面散养了一只狸花猫,它擅于捕鼠,自然也成了我们家的“护卫大使”。每当老鼠出动“打劫”,猫从不空手而归,而它逮着老鼠也会跑到我们面前炫耀,完全是王者的姿态。有一次,它逮着一只小老鼠,不是我们说的尖嘴猴腮的那种,体型只有手指一样粗,又白又嫩,看了也不让人讨厌。它纯粹是小猫的战利品,只见小猫跳起来把它抛向高处,看着小老鼠落地瑟瑟发抖不敢逃跑。猫佯装走开,小老鼠静静观察伺机而逃,终于以为时机来了,准备逃跑,猫便威风地一蹲,一巴掌把它拍下,小老鼠完全没有反抗余地,看着甚至有点可怜。一晚上,这样的动作重复几次,小老鼠不被吃掉也被吓得半死。这便是真真实实的“猫与老鼠”的游戏。

(3)

戴胜鸟,大家都见过吧,头顶羽冠,有着非常美丽的翅膀。一只小鸟能有什么故事,相信我,这是真真实实的画面。因为房子还没装修好,阿姨正好出门在外,于是,我带着宠物猫暂时住了进去。客厅的东面是一个大大的飘窗,现在生态环境好,常常听见小鸟“唧唧咕咕”的鸣叫声。有一天,我们家小猫突然在飘窗上回来走动,头微微地扬着,眼睛露出不可思议的惊讶、兴奋和愉悦。我好奇地循声望去,原来是只戴胜鸟在和它游戏,只见这只戴胜鸟张开美丽的翅膀,在飘窗正中间的高度,一遍遍的,从左飞到右,从右飞到左,它是知道隔着一层玻璃的,一副你奈我何的模样。挑衅也好,挑逗也罢,它成功吸引了我们家小猫的注意力。过去只知道孔雀开屏,现在却发现小鸟也懂得炫耀自己的绝技。

看过一篇真实的报道,在一条边境线上,由于当地的人对动物滥吃滥杀,动物们似乎心有所知,成批地悄悄迁徙到边境线的另一边,神奇又可悲。

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叫《动物世界》,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很好,我们有我们的世界,动物有动物的世界。节目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和认识地球上生存的各种生命,认识自然对我们人类的影响。

一路走来

有幸先生门下

□朱元明

郝鲁怀先生是我的高中地理老师。三十多年前,我求学于唐洋中学,投奔先生门下,从此结下师生之缘。毕业后,天各一方,我们的师生情分未见减损,反而与日俱增。先生于我之教诲,学校三年只是起点。更多的课堂在后来从未间断的联系中,在每一回见面时,在对世事人生的交流看法里。

先生1937年9月出生于苏南,并在苏南接受了大学地理教育。他二十岁大学毕业即赴苏北任教(1957年来到三仓中学任教地理),接着来到唐洋中学,自此一辈子扎根于苏北一文化重镇。教书育人数十载,桃李春风天际灿,正所谓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

先生出身书香门第、幼承庭训,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十七岁那年,他如愿考进大学,专修地理专业。他说,上大学以前,自己没有去过苏北,想象中以为北方的冬天很冷,所以填写高考志愿时,就选择了相对离家近、环境和家乡差不多的大学。

忙碌而又充实的教学生活,后与爱情不期而遇,彻底改变了他。他遇到了知书达理、贤淑端庄的王丽云老师。从此,三尺讲台见证了他们伉俪在流年岁月里留下的印迹。

事实上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等待他的,还有更多的风沙。然而,狂沙吹尽,先生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感慨。他讲,历史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它在转弯的时候往往会有新的流向。他坚信优秀的文化是不会被摧毁的。

岁月沧桑。先生所感受到、存留于心的,不是苦难与不公正的纠结,而是这片土地上老百姓的善良、淳朴,是人性的真善美。正是在长久的“湿地”环境中,他开出了自己的人生之花。他经常说,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“唐洋人”了。

无论顺境逆境,皆是际遇收获,这正是先生对待人生的态度。

先生对我很关心,对此,我心怀感激之情。

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学的是理科,由于考前焦虑,再加上那个特殊的时期,意外落榜。那一年高考成绩揭晓,我的文科成绩门门优秀,而理科成绩一般。这时候,先生叫我改学文科。由于长时间没有碰地理,于是请先生给我补习。先生让我跟她女儿一起上课,还记得那时天气很热,他不顾大汗淋漓,时则或坐或立,抑或踱着步,那场景印在脑中,无法挥去。

高三时,一个冬天的晚上,我突感身体不适,先生不顾困难,给我抓药治病。此种往事,还有很多。

对待学生,不同的老师会有自己不同的教育方式。先生待我视如己出,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,他给予我的关怀无微不至,对我来说,是莫大的慰藉与激励。因此,高中的三年生活,成为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。

课堂上的先生文采飞扬,地理知识信手拈来,有着非同一般的魅力,很受学生欢迎。他的严格是出名的,但课后的先生,对待学生又格外和蔼。

先生是一位地理老师,周游世界是他的爱好。退休之后,终于有时间游历世界名山大川。他去年去了欧美,辗转四五个国家,转机十几次。这次去北欧,就是想看看他任教时讲过、但没有看过的挪威峡湾、冰岛火山和北极光。但遗憾的是,米寿之年的先生,在冰岛旅行途中突患心梗,溘然辞世!我听到此消息,不禁放声大哭,让人无法接受。

这时候,脑海中总浮现
出他喊我的名字,带着浓
重的苏南口音:元明,元
明……此时,我只得
引用李商隐的名诗
“此情可待成追
忆,只是当时已
惘然”来表达
我的心情了。

流年碎影

霜降印记

□朱明贵

我对一年四季里的二十四个节气记忆较浅,但对霜降却有着一种切肤之感。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,就深深领教过它的滋味——一个不亚于春耕夏收的农忙时节,于霜降时节拉开了帷幕。

霜降时节严肃且时不我待。霜降后,大田里的水稻垂颈弯腰,黄熟待割;雪白棉花铺成海等着采摘。田边地角上饱鼓鼓的黄豆、河塘里泛红的菱角、蚕房里昂头吐丝的晚秋蚕、圈舍里膘肥体壮的猪羊……

那年头,我家每年都要养三四头猪,猪的粗饲料除了我们兄弟三人“挑猪菜”外,屋后几分地种胡萝卜、栽山芋。妈妈日夜辛劳,奶奶带着我们做拉山芋藤、挖山芋等之于肩挑水稻而言属于的“轻活”。我家的山芋,或许是因为紧挨猪舍粪坑,长得肥硕。山芋叶足有两尺厚,藤子伸长过丈。暗霜一降,这前一天还是嫩乎乎的山芋茎叶随即会耷拉下来变成黑色。因此,栽山芋的人家不管多忙,必须抢在霜降前把山芋藤拉回家切碎制成生猪越冬的饲料,还得把山芋挖回家腾田种下。

望着一田的山芋地,瘦小的我们哪里是那又长又粗的山芋藤的对手。在奶奶一声声“马上就要霜降了,霜一打,山芋叶子全瘪了”的催促下,我们拉呀拖呀,捆呀抬呀,借着月光忙到深夜才把那肥壮的山芋藤“抢”在霜降前弄回家,足足堆了一厨房外加一敞篷。晚饭后,我们已无洗漱之力,一个个躺在床上呼呼大睡。第二天一早起来一看,昨晚堆积的山芋藤已被妈妈、奶奶“切”成两座“山”。我分明看到,妈妈白天握镰刀、夜里抓菜刀的手上血泡磨破了,缠着很厚尚印着血的布带。

霜降留在我心灵深处更大的印记,是我20世纪80年代在基层供销社的十年。大丰种植量最大最多的是棉花,一入秋,新棉上场,供销社收购棉花成为全县农业农村工作的“热点、焦点”,公路上、河道里,人挑、车运、船装,每个收花站都人山人海,十分繁忙。1984年,年仅23岁的我成为一个基层供销社综合购销站的站长。棉花收购上有条“行规”,以霜降为界,之前上场籽棉叫“霜前棉”,之后便是“霜黄棉”,两者之间相差一到一点五个品级。县政府、县供销社在霜降前要召开专题动员大会,动员农民在霜降前掀起“抢拾、抢晒、抢售”棉花的热潮。轧花厂要求各收棉站严格区分,逐站“盘点”,不断抽样,严密监控“暗霜棉”上市轨迹。然而,一切“忙点”都一度集中在收棉窗口。因为“霜黄棉”不值钱,有些农户见花就拾,有花就卖,如此一来,棉花蜂拥至收棉窗口,棉检员一天验棉开单上千笔,场外售棉农户人挤人、担靠担,后院打成75公斤的棉包,堆放满场,不断被一件件装上船运交轧花厂,来不及运的则被三截跳板堆成棉山,大老远就能看到白色“峰顶”。身为一站之长,我已然成为一头不畏虎的牛犊,和同志们一起与时令节气赛跑,一连几天五更起半夜睡,哪个环节忙就出现在哪里,连续多年安全顺利地完成周边五个村子的棉花收购运交任务。那些过往已经远去,但在我的心灵深处,临近霜降采收山芋藤,抢收“霜前棉”的场面如胶片电影,放映着我的似水流年。难怪数年之后,我时而还会于深夜惊起:“快霜降了,棉花过磅、打包、上堆,带些节奏哟。”

记住过往,牢记霜降,是因为霜如剑,伤青绿,农事不等时。还是因了农民尊重自然,守住耕种庄稼一份自然品相的坚定选择?